

布尔塞维克

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中 国 文 化 史

顾 康 伯 编

1928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六期

目錄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問友

一九三〇年全中國五一運動的總結

曉野

蘇聯集體農業運動近況

楊新松

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代

之菲

四川革命形勢的開展及其發展的前途

覓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反對托洛斯基對列甯主義的進攻

問友

——駁斥托洛斯基之早已破產的所謂「不斷革命論」——

一 引言

托洛斯基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君子坦丁堡發表了一篇「什麼是「不斷革命論」？」的大綱，這個大綱登載於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機關報「我們的話」第十七期上，直到今年五月我們纔看見。

在這個大綱中，托洛斯基將他之早已破產的理論，重新從那些舊書堆中找出來，外面加了許多新的欺騙人的保護色。我們在他這個大綱中，絕對找不出任何新的理論，都是些在二十年以前已被列寧親身所排斥與辱罵了的舊東西，都是在整個歷史發展的事實前而所已經宣佈破產了的理論。

但我們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需加以深刻的注意，並必需站在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給以迅速的正確的回答。因為：

第一，這個文件是整個托洛斯基主義的基本路線，代表着托洛斯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各方面的理論系統。我們以前批評托洛斯基主義都是只說到其中的某一問題

，往往不能指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內容。只有在托洛斯基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批評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內容，可以將托洛斯基之整個的背叛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地方，都有系統的一貫的揭露出來。

第二，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乃是顯然的對列寧主義的直接進攻。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們用了由列寧著作中選擇出來的許多重要引證，處處都證明列寧主義是與托洛斯基之所謂「不斷革命論」完全不同的。托洛斯基表面上還拿着「列寧」的旗幟，表面上是進攻現在的共產國際，實質上所發表的一切理論，都與列寧主義的原則絕對矛盾，並且實質上是列寧在未死以前所已經親身擊破的理論。但托洛斯基現在却被一件「列寧」的外衣，事實上要以托洛斯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一進攻列寧主義的策略，比一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社會法西斯蒂的手段都更陰險。為擁護列寧主義起見，對於托洛斯基主義這一進攻，必須立刻給以列寧主義的回答。

第三，在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中，說了許多關於民主革命，工農民主專政，革命轉變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與現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有密切的聯繫。托洛斯基固然在這個上頭寫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但我們正必須要明瞭這一切錯誤觀念的實質，必須由駁斥托洛斯基這一錯誤理論中得出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瞭解。只有在打倒了這些錯誤理論之後，纔能更深刻的認識正確的路線。

根據以上這三個理由，我們纔覺着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須給一有系統的嚴重的駁斥。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才希望每一個列寧主義的戰士，都來嚴重的仔細的研究這一問題。

在這一綱中，托洛斯基的原文寫得非常簡單，使許多顯然的不通的理論，我們還不能知道他自己將要怎樣解釋。因此，使我們的許多批評，也只能很原則的指出。托洛斯基在這個綱的後面說，這個綱是他準備出一本『大書』的內容，或者這些不通的理論，托洛斯基將要在『大書』中去發揮罷！但現在，一則因為托洛斯基在這一文件上寫得文字非常簡單，二者則因為他的錯誤太多，問題太多，所以使我們寫的回答終不能發揮而只限於很原則的。

為使問題明瞭起見，為使讀者可以看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真實的內容起見，我們的回答將要完全依靠托洛斯基所提出的問題的系統，並在每一段之前，將托洛斯基所寫的原文都一字不改與一字不刪的寫出來。我們在托洛斯基之每一段話的後面，寫出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駁斥。托洛斯基的原文共計十四條，現在我們應當分段的研究：

二 不斷革命論與列寧及托洛斯基

第一：『不斷革命論現已需要每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來加以莫大的注意了。因為理

論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過，已把這問題從我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又使這問題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和世界革命方法的問題了」。

這幾句話本來只是一個序言，沒有什麼內容，我們並不說「不斷革命論」不需要注意，若能研究與注意，自然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好的。但這裡我們必要簡單的指明幾點：

一、馬克斯指出無產階級應當使革命不斷的前進，直到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這自然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原則。列寧應用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的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是要使這個革命走到徹底勝利，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革命轉變論也就是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繼續發展。現在我們認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中轉變入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比較簡單的不斷革命論更能指出革命發展之正確的階段與方向，更能表現無產階級在各個具體環境中之戰略的中心。俄國革命的經驗，是執行的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原則，但同時列寧告訴我們的一切策略中是用的革命轉變的名詞，這「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了解，是列寧在二十世紀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爲此，我們現在只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詞，這其中不但已經包含了馬克斯之

不斷革命的原則，並且還包含列寧對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托洛斯基現在想以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與列寧的革命轉變論相對立起來，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的名詞來掩飾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來代替革命轉變論。這些都會必然的走到可恥的破產。

二、由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到列寧的革命轉變論，這是馬克斯主義在半世紀之「理論鬥爭和階級鬥爭之經過」中發展出來的。托洛斯基說不斷革命論是「從我國（自然說的俄國——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這句話我們完全不懂，因為這完全是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對歷史事實的隱蔽，與對羣衆的欺騙。托洛斯基抹殺了自己在俄國歷史上之不可饒恕的錯誤，抹殺了列寧親自反對托洛斯基主義「不斷革命論」的二十年的歷史。抹殺了自己（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曲解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之原則以與列寧對抗的事實，抹殺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辱罵布爾塞維克是「自限」，是「反革命」的事實，抹殺了自己過去之一切爲列寧所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破產的理論。將這些在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之發展中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事實都完全不提，而以「過去之紛歧」這幾個字，將他不負責任的不作斷語的輕描淡寫過去。每一個馬克斯列寧主義者都應該公開的承認，在整個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絕不是什麼「紛歧」，而是托洛斯基主義在列寧親身二十年的打擊之下，所得到的可恥

的破產。

三、說不斷革命論「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我們不懂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只好「敬謝不敏」，「不知所云」、這或許只是翻譯上的問題罷！

三 托洛斯基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第二，「對於落後的資產階級發展的國家，尤其是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不斷革命論已顯示了這些國家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只有經過被壓迫的民族尤其是農民羣衆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

我們在這一段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下面，同樣應當給以下列幾點的駁斥：

一、落後國家之民主及民族自由的任務，他的解決並不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而是到無產階級專政，纔得着最後勝利的保證。這個話的意義就是說，在他還沒有得到最後勝利以前，還沒有到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革命運動還要經過其他的必要的階段。如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經過這一階段然後革命勝利「纔有可能」，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則民主革命已經得了最後的完成，那時候並不是「纔有可能」的問題了。

二、托洛斯基這段話，完全忽視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的階段，在落後國家中便可以經過民主革命而直接從無產階級專政起，這與列寧主義是絕對矛盾的。列寧在

一九〇五年以前告訴我們：

「只有糊塗，他能明瞭現在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他能提出組織革命公社（即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友）的口號。只有糊塗與反動，他才輕視無產階級之參加與領導民主革命，他才懷疑無產階級之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只有糊塗，他才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條件混淆起來，因為在性質及參加的社會力量上都是不同的。」（「社會主義與農民」。見俄文列寧全集，第一卷 第四四八面）

三、托洛斯基這些話，完全將「落後國家」無產階級之特殊條件與任務一概抹殺。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俄國也是一個落後國家，我們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俄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之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觀條件緊相關連的主觀條件），使工人階級徹底解放一時成爲不可能的事。只有那般最唱高調的人，能把現時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般最無聊最作樂夢的人能不顧到目前工人羣衆是如何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但是我們相信，工人解放只有工人自身的事情纔有可能，若羣衆無覺悟與組織，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對資產階級之公開的階級鬥爭的鍛鍊自己，則社會主義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兩個策略，中文本，第一五面）

四、托洛斯基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是「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這將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混淆起來，這完全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列甯當一九一八年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次基」的時候，他寫着：

「祇有布爾塞維克才嚴格的研究了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使前者幹到徹底之後，他們即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與唯一馬克斯主義的政策」。（「革命與考次基」，中文本，第一四一面）

五、以上這些話，證明現在一九三〇年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在十月革命前之反對列寧的托洛斯基主義，在基本理論上完全沒有改變，我們看，列寧對於托洛斯基的批評是：

「托洛斯基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友）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鬥爭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六面）。

四 托洛斯基將反資產階級看成民主革命的唯一任務，不談反對封建勢力

第三，「不僅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亦同樣決定了農民之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沒有工農的聯合，民主革命的任務即無解決的可能，且亦無需於嚴重的提出。但欲

實現這兩個階級的聯合，除了和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以外，其道末由了」。

對於這一段托洛斯基的理論，我們應當說明的是：

一、工農聯合既然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則首先（注意）應當「不妥協鬥爭」的還不是對民族自由資產階級，而是對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爲什麼托洛斯基在整個大綱中不提反對封建地主及反帝國主義呢？爲什麼當托洛斯基說到「落後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當着說到解決「民主」「民族」任務的時候，偏只說反對資產階級而將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不提呢？這正是托洛斯基之混淆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具體的表現。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定要說，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只有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沒有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這些表面的「左傾」，早已被列寧打得粉碎呵！請看列寧怎樣寫的：

「托洛斯基的基本理論……：「我們生長在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並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和舊統治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這簡直是笑話：假使俄國帝國主義已經使俄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着，那麼，在俄國前面便直接擺着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便應該反對「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那時候我們便不能說「革命的工人」，而應該說「在社會主義政府中的工人」

。托洛斯基的糊塗簡直不知邊境……」。〔論革命中的兩個路綫〕，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三—三三三面。

二、托洛斯基說「與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這句話若是離開歷史上的時間與空間，單純的作爲一個定理，這依然是不正確的，這與馬克斯及列寧主義的原則都不一樣。馬克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上說：

「在德國，對於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行動時，共產黨人和其他聯合起來同專制的王政，封建的地主戰爭的。但他們一刻也不忘記使勞動階級明白認識有產者和無產者仇敵的對抗，以期勞動者得準備利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時所必然造成的社會及政治狀況來做反抗資產階級的武器，也使勞動者得準備在德國保守階級顛覆之後，或須立刻和資產階級本身開戰」。〔馬克斯主義之基礎〕，潘文鴻編，第一二七面。

這是馬克斯對於德國民主革命所指出的策略，在開始時候有聯合資產階級的可能，但即在這個時候同時要準備反對資產階級。同樣，列寧對於殖民地革命的指示：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所以，在民主革命中，應當堅決的不妥協的和資產階級鬥爭，這是指在資產階級開始表現妥協以及叛變革命的時候，並不是沒有時間和空間之限制的。托洛斯基將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看成民主革命之一開始便必然有的任務，甚至於唯一的任務，將這個任務還超乎反對封建勢力之上，這便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起來，這是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五 托洛斯基混淆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不問兩（或者是每字之誤——友）個國家之在第一階段的革命是怎樣的革命，工農聯盟之實現，只有在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治領導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有經過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

這一條前半段也有錯誤，因為譬如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雖然還是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但列寧仍然將他看成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不過這一錯誤，還不成嚴重的問題，因為正確的路線，在民主革命中是要爭取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的。但後半段的錯誤，他以為「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他以為「工農革命聯盟之實現」，「只有經過無產階級

專政纔有可能」。這無論在理論上及實際上都是不通的，這個不通與整個托洛斯基的基礎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列寧），是有密切聯繫的。因為沒有看到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沒有看到由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革命中間的過渡時期，所以將「工農革命聯盟」，「以聯合農民為基礎」的政權，「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政權，都沒有條件的看成無產階級專政，這簡直離開了馬克斯主義的初步原理。我們看列寧說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時候，他將這個專政的性質說得非常顯明，列寧說：

「要打破這個（指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專制政府——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他至多不過能把土地私有權根本上重新分配一次，以滿足農民的利益，施行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政體為止。……這樣一個勝利，還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範圍的。……」（『兩個策略』，中文本，第六三——六四面）。所以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專政中間還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這個東西是托洛斯基永遠所不能瞭解的。

六 托洛斯基自己不懂列寧所指的工農相互關係，反罵列

寧沒有指明工農相互關係

第五，「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舊口號——「工農民主專政」正確的顯示了上述性質的工農及自由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這一點已由十月革命的經驗來證明了。但列寧的公式並沒有期先解決革命聯盟中工農應發生若何相互關係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公式只有一個代數學上的未知數，而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的已知數却都是由這代數學上的未知數來決定的。這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上的已知數若不加以其他的解說，那只證明農民之在革命中的作用不論其若何偉大，無論如何是不能發生獨立的或領導作用的。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產階級走，這就是說「工農民主專政」只有當作領導農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專政看待，才有意義」。

在這一段話中，除了什麼「代數」，「數學」，「已知數」，「未知數」這些故意使人不懂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以外，我們可以看出托洛斯基的三點謬誤：

一、由「十月革命的經驗」證明的是托洛斯基之「上述」的理論都完全錯誤，十月革命不是馬上便成功的，乃是由二月革命以後，經過許多「革命發展的過渡階段」，最後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無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並不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因爲第一階段乃是二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並不是馬上建立的，而是經過一定的階段，經過工農民主專政政權的實現，這種民主專政並不是立刻便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發表的論策略書中，列寧說：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祇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但這個政權——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政權，任何人都知道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工農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了一些革命發展的過程，到十月革命以後才實現。而上面（第四條）托洛斯基的理論偏是說「工農革命聯盟，……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理論已經被十月革命的經驗打得粉碎。現在托洛斯基反說十月革命證實了托洛斯基主義，這真是絕無恥的修改歷史的事實。托洛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的口號是「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正是托洛斯基主義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一齊的實際運用。但這個口號歷次的被列寧打得粉碎。到二月革命以後，就在我上面所引證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所發表的論策略書上，列寧還寫着：

「我們不會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越』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